

儒

藏



精華編一一三冊  
經部四書類

# 儒藏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儒藏. 精華編. 一一三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. —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301-11831-3

I. ①儒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儒家 IV. ①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63476 號

**書 名:** 儒藏(精華編一一三)

**著作責任者:** 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

**責任編輯:** 沈瑩瑩

**標準書號:** ISBN 978-7-301-11831-3/B·0517

**出版發行:** 北京大學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

**網 址:**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: @北京大學出版社

**電子信箱:** [dianjiwenhua@163.com](mailto:dianjiwenhua@163.com)

**電 話:**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

出版部 62754962

**印 刷 者:**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**經 銷 者:** 新華書店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開本 35 印張 490 千字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**定 價:** 500.00 元

---

未經許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。

版權所有,侵權必究

舉報電話: 010-62752024 電子信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

「十一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·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 
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 
北京大學「九八五工程」重點項目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一一三冊

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

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

總編纂 湯一介 龐朴 孫欽善 安平秋  
(按年齡排序)

本冊主編 陳靜 李存山

## 《儒藏》精華編凡例

一、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。《儒藏》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、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。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。

二、《儒藏》精華編爲《儒藏》的一部分，選收《儒藏》中的精要書籍。

三、《儒藏》精華編所收書籍，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。傳世文獻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，大類、小類基本參照《中國叢書綜錄》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於個別處略作調整。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，僅存目錄，並注明互見。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，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。韓國、日本、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，編爲海外文獻部類。

四、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，一仍底本原貌，不選編，不改編，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。

五、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。以對校爲主，確定內容完足、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，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。出校堅持少而精，以校正誤爲主，酌校異同。校記力求規範、精煉。

六、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，結合古籍標點通例，進行規範化標點。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（《》）外，其他一律省略。

七、對較長的篇章，根據文字內容，適當劃分段落。正文原已分段者，不作改動。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。

八、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《校點說明》，簡要介紹作者生平、該書成書背景、主要內容及影響，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、校本（舉全稱後括注簡稱）及其他有關情況。重複出現的作者，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。

九、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，小注一律排爲單行。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一一三冊

經部 四書類

四書總義之屬

四書纂疏〔南宋〕趙順孫

.....

## 論語卷第六

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

### 先進第十一

此篇多評弟子賢否。愚謂：評其賢，則能者勸，評其否，則不能者勉，無非教也。然此篇所及其稱賢者蓋三倍於否，亦足以見賢之衆矣。凡二十五章。胡氏曰：「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，而其一直稱閔子，疑閔氏門人所記也。」

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」

先進後進，猶言前輩後輩。野人，謂郊外

之民。君子，謂賢士大夫也。程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文質得宜，今反謂之質朴，而以爲野人。後進於禮樂，文過其質，今反謂之彬彬，而以爲君子。蓋周末文勝，故時人之言如此，不自知其過於文也。」《語錄》曰：「問：『先進、後進，禮樂文質何以不同？』曰：『禮樂只是一箇禮樂，用得自不同。如升降揖遜，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，後人便忒好看。古人只是正容謹節，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。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，只如誠實底人彈琴，便雍容平淡，自是好聽。』<sup>①</sup>若弄手弄脚，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，只是繁碎耳。」

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

用之，謂用禮樂。輔氏曰：「言若當職任而用夫禮樂也。」孔子既述時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蓋欲損過以就中也。黃氏曰：「野人、君子，安知非夫子之言？從先進，安知非損文從質邪？」曰：聖人

① 「聽」，原誤作「惡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用禮樂，當以中爲尚，不得已而遵時王之制，則當以從周爲貴，不應捨君子而從野人也。況前輩於禮樂，亦未嘗主於質，後輩於禮樂，又安能皆得中邪？」○輔氏曰：「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，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。聖人之所以轉移風俗者，其過化存神之妙，雖未易窺測，至於損過就中之用，則有不可易者。」

○子曰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從，去聲。

孔子嘗厄於陳、蔡之間，弟子多從之者，此時皆不在門。故孔子思之，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。

德行：顏淵，閔子騫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語：宰我，子貢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學：子游，子夏。」行，去聲。

弟子因孔子之言，記此十人，或問：「何以知門人所記？」曰：「凡稱名者，夫子之辭，弟子師前相謂之辭；稱字者，弟子自相謂之辭，亦或弟子門人之辭。」而并目其所長，分爲四科。孔子教人各因其

材，於此可見。或問：「四科之目。」曰：「德行者，潛心體道，默契於中，篤志力行，不言而信者也。言語者，善爲辭令者也。政事者，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。文學者，學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文，而能言其意者也。蓋夫子教人，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，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。誠以躬行實造，具體聖人，學之所貴，尤在於此，非若三者爲一事之長而已也。」○黃氏曰：「《註》云『教人各因其材』，《或問》云『教人各因所長以入』。教人之法，當先使之切己務內，而今乃因言語政事而入，何也？」曰：「聖門問答之間，或及言語，或及政事，皆在所不廢耳，非捨夫切己務內而專事夫言語、政事也。四科之目，蓋亦因其所得而稱之，舉其最優者而爲言也，非言其所學從入之路也。」○程子曰：「四科乃從夫子于陳、蔡者爾，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。曾子傳道而不與焉，故知十哲世俗論也。」輔氏曰：「夫子之門，如此十人者固高矣，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，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爲哲哉？故程子引曾子以爲證，而斷十哲爲世俗之論，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，不敢止此十人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回也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」說，音悅。

助我，若子夏之起予，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。輔氏曰：「聖人之心，義理昭融，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，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昧，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！然疑而問，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，若子夏之起予，則亦不能無也。」顏子於聖人之言，默識心通，無所疑問。故夫子云然，胡氏曰：「顏子資稟高明，功夫深熟，一聞夫子之言，默識心融，觸處洞然，不待問辨而曉然如見。」其辭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。胡氏曰：「以非助我而言，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，謂其無所不說，則凡精凡粗若鉅若細，莫不惛然領受而略無豪髮之疑矣。」○胡氏曰：「夫子之於回，豈真以助我望之。蓋聖人之謙德，又以深贊顏氏云爾。」輔氏曰：「胡氏說是矣。然亦非都無事實而但爲是辭也，此又不可不知。」

○子曰：「孝哉閔子騫！人不問於其父母昆

弟之言。」問，去聲。

胡氏曰：「父母兄弟稱其孝友，人皆信之無異詞者，蓋其孝友之實，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，故夫子歎而美之。」輔氏曰：「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，固有之矣，然或溺於愛，蔽於私，則誠否未可知也。至於人皆信之，無有間言，則誠著而德章矣。」○胡氏曰：「案《韓詩外傳》，閔子父再娶生三子，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，父覺之，欲逐其妻子。騫曰：『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。』母得免逐。其母聞之，待之均平，遂成慈母。今誦其言，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。故內則有以孚其家，外則有以孚於人，自內及外，無有異詞也。」

○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三，妻，並去聲。

《詩·大雅·抑》之篇曰：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。」南容一日三復此言，事見《家語》，蓋深有意於謹言也。《語錄》曰：「不是一旦讀此，乃是日日讀之，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。」○黃氏曰：「三復，謂每誦至此，必再三反復

以識之，非謂一次三復，亦非謂一日三次誦之也。」此邦有道所以不廢，邦無道所以免禍，故孔子以兄子妻之。○范氏曰：「言者行之表，行者言之實，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。南容欲謹其言如此，則必能謹其行矣。」輔氏曰：「言行表裏之符也，固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。但言出於口而又未遽有實，故人之易其言者常多。行履於身而其失易爲人所指擿，故人之忽於行者差少。南容能謹於人之所易，則於人之所不敢忽者，必能謹之矣。」

○季康子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則亡。」好，去聲。

范氏曰：「哀公、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，臣之告君，不可不盡。若康子者，必待其能問乃告之，此教誨之道也。」輔氏曰：「哀公、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，聖人一言之間，輕重等則，有截然不可亂者。」

○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。

顏路，淵之父，名無繇。少孔子六歲，孔子始教而受學焉。椁，外棺也。請爲椁，欲賣車以買椁也。

子曰：「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

鯉，孔子之子伯魚也，先夫子卒。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，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，則皆子也。孔子時已致仕，尚從大夫之列，言後，謙辭。○胡氏曰：「孔子遇舊館人之喪，嘗脫驂以賻之矣。今乃不許顏路之請，何邪？葬可以無椁，驂可以脫而復求，大夫不可以徒行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。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，而勉強以副其意，豈誠心與直道哉？」《語錄》曰：

「《禮記》言大夫賜命車。」○輔氏曰：「葬之禮，椁周於棺，宜也。然貧不能具，則椁亦可廢。車之制，驂參於服，宜

也。然欲輟而用，則驂或可脫。若大夫而徒行，命車而與人使鬻諸市，此義理之必不可者也。若爲所識我者之窮乏而欲得於我，我故勉強而與之以副其意，如此則非誠心與直道也。出於勉強，則非誠心；副人之意，則非直道。此豈安於仁者之事哉？義之所可，則脫驂以賻舊館之喪而不吝；義所不可，則雖於顏子之厚而不從其父爲椁之請，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。」或者以爲君子行禮，視吾之有無而已。夫君子之用財，視義之可否，豈獨視有無而已哉？」輔氏曰：「蘇氏於常人之情，每得之，至義理之正大，則多所不及。非有以辨之，則學者將惑於其說，局於事而不究其理，此非小失也。」

○顏淵死。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喪，去聲。

噫，傷痛聲。悼道無傳，若天喪已也。黃氏曰：「顏子在，則夫子雖死而不亡，以道存也。顏子死，則夫子雖存道既無傳，終亦必亡而已矣，故以顏子之死而爲己之喪也。」

○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。」從，去聲。

慟，哀過也。胡氏曰：「過不可有，然此非過也。哭至於慟，發而中節矣。」

曰：「有慟乎？」

哀傷之至，不自知也。

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！」夫，音扶。爲，去聲。

夫人，謂顏淵。言其死可惜，哭之宜慟，非他人之比也。○胡氏曰：「痛惜之至，施當其可，皆情性之正也。」

○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「不可。」

喪具稱家之有無，貧而厚葬，不循理也。故夫子止之。

門人厚葬之。

蓋顏路聽之。輔氏曰：「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。顏路請車爲椁，溺於愛也；夫子不遂許之，裁以義也。夫子止門人之厚葬，蔽以理也；顏路從而聽之，牽於私也。」

聖庸之所以分，天理人欲之間而已。」

子曰：「回也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

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，以責門人也。黃氏

曰：「門人違夫子之言而厚葬，尊賢敬友之情厚也。夫子不以情勝理，故以此責之，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。」

○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敢問死。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焉，於虔反。

問事鬼神，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。而死者人之所必有，不可不知，皆切問也。輔氏曰：

「祭祀之意，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，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，此固學者之所當講求也。」○又曰：「有生必有死，其爲變亦大矣。醉生夢死者固不知求，學者其可不求以知之乎？此格物之大者，子路之問可謂切矣！然亦未免傷於剛勇，故於道有強探力取，略其所易知而遽欲求其所難知之病。」然非誠敬足以事人，則必不能

事神；輔氏曰：「誠則有物，敬則有禮，有物有禮，則內外兩盡矣。此事人事神之大務也。使在我之誠敬，明猶不足以事人，則幽而鬼神其何能事之乎？」非原始而知所以生，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。輔氏曰：「死生者，氣之聚散耳。儻不能推原於前，而知氣聚故生，則必不能反要於後，而知氣散故死也。」蓋幽明始終，初無二理，但學之有序，不可躐等，故夫子告之如此。輔氏曰：「人鬼雖有幽明之分，生死雖有始終之辨，然其理則未嘗有二也。學者當有序，若未能事人而遽求事神，未知其生而遽欲知死，則是躐等，故夫子之告子路者如此。」○程子曰：「晝夜者，死生之道也。知生之道，則知死之道；盡事人之道，則盡事鬼之道。死生人鬼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」《語錄》曰：「有是理則有是氣，有是氣則有是理，氣則二，理則一。」○輔氏曰：「晝夜者，氣之明晦也，死生者，氣之聚散也，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。明則有晦，聚則有散，理之自然也。一而二者，人鬼死生雖是一理，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。二而

一者，雖有幽明始終之不同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。」○

永嘉陳氏曰：「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，了不相關，然天地間不過聚散、陰陽、屈伸。聚則生，散則死，伸爲人，屈爲鬼。有聚必有散，有伸必有屈，理一而分則殊，分殊而理則一，非微眇不可信之事也。」○蔡氏曰：「人鬼死生，雖二而一，不過一氣之屈伸而已。但屈者幽而不可見，伸者明而易行易知。苟能盡理以事人，及其至也，不可度者，亦可得而格之矣。苟能窮察乎其生之所以然，及其至也，不可得而知者，亦可從而識之矣。夫子教人，以可見者致其不可見者，非聖人孰能如是乎！」○又曰：「事人事鬼，以心言；知生知死，以理言。然人鬼生死之理雖一，但既是人，便與鬼不同；既是生，便與死不同，故曰一而二。然雖是二，又是一理，故曰二而一。」或言夫子不告子路，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。

○閔子侍側，闇闇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闇、侃，音義見前篇。行，胡浪反。樂，音洛。

行行，剛強之貌。《語錄》曰：「行行是大，故發露得粗底。」子樂者，<sup>①</sup>樂得英材而教育之。

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

尹氏曰：「子路剛強，有不得其死之理，故因以戒之。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。」蔡氏曰：「子路侍夫子之側，行行如此，於他人可知。故夫子謂其不得其死，庶幾子路知之而能變其氣質也。子路終不能變，果死於孔悝之難，惜哉！」洪氏曰：「《漢書》引此句，上有曰字。」或云：「上文樂字，即曰字之誤。」輔氏曰：「子樂之說雖有意味，然反不若子曰之爲協於文勢也。」

○魯人爲長府。

長府，藏名。藏貨財曰府。爲，蓋改作之。閔子騫曰：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」

仍，因也。貫，事也。王氏曰：「改作，勞民傷財。在於得已，則不如仍舊貫之善。」王氏，名安石，臨川人。○輔氏曰：「古人改作，必不得已者

①「子」，原脫，今據四庫本補。

也。改作府藏，意必有可已而不可已者，故子騫以是諷之。」

子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夫，音扶。中，去聲。

言不妄發，發必當理，唯有德者能之。

○子曰：「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？」

程子曰：「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。」《家語》云：「子路鼓瑟，有北鄙殺伐之聲。」蓋其氣質剛勇，而不足於中和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。輔氏曰：「形氣聲音之相符，自然之理也。凡物皆然，顧人弗之察耳。聖人明睿所照，物無遁情，又烏有不知者哉！」

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「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」

門人以夫子之言，遂不敬子路，故夫子釋之。升堂入室，喻入道之次第。言子路之學，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，特未深入精微

之奧耳。輔氏曰：「升堂入室，乃入道次第之譬喻。

堂以喻夫正大高明之域，室以喻夫精微之奧。子路剛明，其於道之高明正大處，固已造之矣，然其羸率之意未除，故於道之精微深奧處，則未能有所入耳。觀其結纒而死，與程子謂其有「堯舜氣象」，則其能造於高明正大之域可知。至於以正名爲迂，而不知「食輒之食爲非義」之類，是未能深入精微之奧也。」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。

○子貢問：「師與商也孰賢？」子曰：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」

子張才高意廣，而好爲苟難，故常過中。子夏篤信謹守，而規模狹隘，故常不及。輔氏曰：「子張才高而矯亢，子夏才短而篤實，二子質性正相反。才高故意廣而好爲苟難，此所以常過乎中。才短故篤信固守而規模狹隘，此所以常不及乎中。過與不及，皆生乎氣稟之偏，而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。」

曰：「然則師愈與？」與，平聲。  
愈，猶勝也。

子曰：「過猶不及。」

道以中庸爲至。賢智之過，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，然其失中則一也。輔氏曰：「子貢所謂『然則師愈與』者，以才質言也。夫子所謂『過猶不及』者，以義理言也。以才質論之，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，以義理論之，則過與不及皆爲失中，而於道均爲未至也。」○尹氏曰：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夫過與不及，均也。差之豪釐，繆以千里。故聖人之教，抑其過，引其不及，歸於中道而已。」輔氏曰：「差之豪釐，即謂過與不及也。豪釐過乎中，則爲過；豪釐不及乎中，則爲不及。其初蓋甚微也，過而不知所以自反，則愈過；不及而不知所以自勉，則愈不及。積而反之，則相去不啻千里之遠矣。聖人之心，渾然天理，不偏不倚而中持衡焉。或抑或揚，一進一退，無不使之歸於中。此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。」

○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爲，去聲。

周公以王室至親，有大功，位冢宰，其富宜矣。季氏以諸侯之卿，而富過之，非攘奪其君，刻剥其民，何以得此？冉有爲季氏宰，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。或問：「冉求學於夫子，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，今乃爲季氏聚斂，何耶？」曰：「冉求之失，不待於聚斂而後見，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。蓋當是時之達官重任，皆爲公族之世官，其下則尺地一民，皆非國君之有，士唯不仕則已，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。冉求亦豈習於衰世之風，而不自知其非與？然使其仕於季氏，而能勸之黜其強僭，而忠於公室，則庶乎小貞之吉矣。今乃反爲之聚斂，是使權臣愈強，而公室愈不振也。故孟子以『無能改於其德，而賦粟倍他日』言之，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，而以從仕爲士之常職，是以漸靡而至於此耳。」曰：「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？」曰：「聖人以不仕爲無義，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。」

子曰：「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」非吾徒，絕之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，使門